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泚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來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麤俗實爲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

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爲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 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土必多 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亾

所由興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爲習儀之所南建於　太祖卽冶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　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内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敞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 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即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
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
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
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
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
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
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
伯矣仍遜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

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殿

棠川士僑爲尚書川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

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

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家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淶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棐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強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即文丞相逃負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　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辯不得　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　世宗方議禮大有攻苿又憤虜横議行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

從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恩殿前
爲齋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
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燕觀以左右二
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
執中閣顏堯殿曰盛遜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
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祗德增屋五十二
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
殿前爲閣顏曰光天城爲雄㮣於是規制大備冠
于西埀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沙不甚恃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朝廟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雞鳴

山下即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
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
文廟成　上親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
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
殿恢為九間拔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
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
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　謁

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　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為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
元旦冬至　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帛物不
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
藏其譜令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
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廿
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梟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檥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刎于此夫人貞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為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榷蕪稅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横山王廟甚靈驗逝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陽是夜横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人為蟒蛇所賂
逅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
微惠先生一言為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
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
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
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
中令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
恊以為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為宅兆君其
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

基是也

苻神

苻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吾

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疾疫相繼因共改寺爲

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苻

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閣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

竟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挼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穎鎮成都將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沒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雜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瞿塘水洑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刱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廻瀠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廄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駭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檽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為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偲神

韓苑洛為浙江僉事王鎮守譖之彼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偲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在世界如翻餅將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其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孽膊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謝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
其尤甚

霍廟池氷

御史開府行邊經所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氷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氷若楂梨爪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桷之梢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醵金寘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餧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過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illegible][illegible]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當[illegible]不徼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杖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其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雪川見有石浮于水歎日石豈眞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酬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合第卧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嶠山誦道德經淡得其輿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誕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乳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巳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瀨州昌邑人李璮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項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君家嚴肅三子長尚志入　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狂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項于出其孫惟問

曰大人何齒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从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棄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黌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驩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虔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以命走西南夷萬山中

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淸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于此歲彼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鎭即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領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于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對曰此皆　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　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　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舉垣數四皆爲後人攙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攝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舁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罰語畢倏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焚三楹㡧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

事我知之夫不推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身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若辭不得昇困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邁能詩絕不以得喪攖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閴無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勾繘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豢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諸政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辭請咸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憒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搖署曰咸靈几前大出爇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幢儼守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若旱祈雨執牒請公

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閘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踧踖高頓頹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

雲南副使周寵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寵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寵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㕍恐
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未經歷者故
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㕍往東隣縣而擒其妻
子訊即服捕㕍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貢巳
丑進士恭政

黄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
儲逆璀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
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沆庵以死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道家人一九藥日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與言之璮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璮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璮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識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月向晏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為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役見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理若文字隱起拭蘚讀之云巨雷開石神泉湧出見者神癙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歃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州泉亦先涸

神儆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役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狥夷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戸臥漏下巳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貫燭自然默籌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村官渠馬厲兵寢戈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惟之巳而旁郡夷戕殺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盡獲之後劉輕敢戕等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頻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邸而入左右無人色倅嶽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貰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巳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呵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浙婺人任兖州府通判庫吏惕猷以羡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呌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兖藏金今所沉者稱是盡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僮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問僥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僥有兩王春

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憒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
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爲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竢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項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誡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椈

綿俗尙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藏懸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易其椈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譁之後獲斷碣於堧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見

焚像

陸鈳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贓來具如所聞被盜家

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剞劂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諸叢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旣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誡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儼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宾間不令出旣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畀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令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岸爲閩録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

乢稱今以譏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
吾不知死間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
入卿爲我訴寃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
讐吏於橋上擊共首郎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
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埜蔡
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
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

禱䘚泉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夜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歿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强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爲神

瑯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毘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憩石上祈爲石所吞陷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毘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毘耶神須臾蜂蠆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共祀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粲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畢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邇屋皆赤卽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繳樹如旋至集人衣裾拂

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姊爲具雞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貧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髫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口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夜傳邑人十月朔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鵬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櫬歸少頴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即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壻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

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慌惚見道流三人入房
頃刻間失其一即兒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
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壽來
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壽曰兒死從首上
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
三月而蘇既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
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跽於庭云
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
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衣䠞請曰當去與從步頃刻間巳失與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䠞請曰請改服不覺巳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巳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將蕭耶蓋余為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

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叩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黄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狠狠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旣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之黄衣推之使附乃甦又兩旬而黄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

神惠記

桀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毎睡欲

合服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筊之良者陽筊否則陰十筊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揖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尤愈矣遂翛然去與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
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
裁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
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
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菀結今茲之
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即成寐再
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
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
釀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巳甲夜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莫言陰敎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誑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鄉人鄉人咸揶揄謂其騃不得已留二日竟强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于寺門至鍾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

倚桂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
心惡之又曰無慍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
有迍邅耳時方年少氣鋭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
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
諸所言皆忤默然作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
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
歲先生始婚連産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
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饑乙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矣念已老即饑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

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鐵試復不第久

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爲動齋故戰

場也芟而闢之産五色芝瀰六載移守養利州州

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

所謂迍邅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弟

子有登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

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月科甲

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壬

第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
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
謬者矣巳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
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
秘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
而泣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禍公禍福
但三月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月番人節扮爭於州前果判刃焉就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領不如郡守邪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日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日甚佳名列賢書

弟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搆下獄數日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虵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冉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蟒擊搦良久釋之卒不為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箭見物從之百數麾幢皷角震耀耳月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熱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宇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白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内挈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式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曰爾獨不顧令郎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
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
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
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
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
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
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
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
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槃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何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兄為祟邪公笑曰非非是乃見在諸師爺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聽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嘗天時久旱覲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覲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寇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鑰無風自擊孚塑然不之疑一日裴與守門隸卒不來詰鑰孚恠問之守者曰昨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窗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乎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紿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鎗擊如故乎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嘗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卯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騤解州人與其兄王燕醫張圯館圯卒而無子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媼後爲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圯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圯之冥祐圯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梃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蛾影如斗亦處之如常祟亦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太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恠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劒擊之若中其背沒早視劒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甖滿貯黃白陸遂用饒富後娶沈氏生薦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或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闈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典　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咨大臣稱其才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再毀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遂不見明年民病頷瘇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埀之以白簸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瞷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賢士夢一鬼雨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藥傅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泰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祈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見

閩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酉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酢附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躄覛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

納諸匏中夜夾紙作人形以呪劾制使爲奴稍息衆鍼刺之感頟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見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愼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衙共十人者皆灑涕係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撑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槖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與元逢劉錬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
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
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
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
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生者與
語意合又獲李元琰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令
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𦡐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巳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使众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覓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槳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窕巳伸翁寧不恤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獮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鄰與劉不共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獮家晝相隨行夜同獮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獮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蒸家泉賜爾何如月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獮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

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亟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速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鹽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堲牖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見何必然從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舉其能薦入京師　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牖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皆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盜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驟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怔

元末有羅文節者盧陵人以椽吏督造至樂安憩廨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並廨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怔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怔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濟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賕謝爲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啗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汴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

吏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緡雲周彥約綰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闕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即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祖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奴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二甲第朱門三

亜洞開從中以入吏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禪遣
離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吏東向辭曰身是布衣
安得對尊客如此共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
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氏獄今來也俟君
登科畢即奉迎矣吏不獲已就坐久伸而悟不爲
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
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
而死吏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
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脇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門人皆避匿弔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盡其知道者

真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
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
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
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
一人青衣絲縧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
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
詢遊邀闔闢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
幞頭緋衣金帶棄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
前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

[illegible]葉商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
夢陞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
其滌水學諭歸年巳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終